

花火
系列5
微凉文学

水阡墨 / 著

蔷薇色 尘埃



花火工作室续《小熊座少女》

火爆脱销后倾情打造水阡墨“纸上偶像剧”系列2

每一个少女都爱过这样的少年，他迎风而来，宛如千树花开。

蔷薇色少年时光 白驹过隙的青春彼岸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蔷薇色 尘埃

水阡墨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水阡墨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蔷薇色尘埃 / 水阡墨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13-3606-8

I. 蔷… II. 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6686 号

蔷薇色尘埃

责任编辑 王平
责任校对 潘晓春
装帧设计 刘艳
封面绘制 lainka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王静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606-8

定价: 16.8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蔷薇色的光芒

【一】

我们都是同一类人，所以我们惺惺相惜。

【二】

其实，如果要我给出一个详细的解释，我也未必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究竟何谓同一类人，我仅仅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们的，也就是我们都在自己的文字世界里沉迷，用手指筑起一座宫殿，故事里形形色色的人物们，随着年月的增长，纷纷住进宫殿里。

这一次，是橘梗和她的少年。

有时候会觉得费解，为什么水阡墨这家伙的脑子里面会装着那么多妙趣横生的情节。她从来不会让你觉得沉闷，只会让你不停不停地掉进她或阳光或忧伤的故事里。有时候，那些诙谐的语言搞笑的场景会令你捧腹不已，但有时候，那低沉的节奏婉约的笔风，又能够惹得你潸然泪下。

这是一种魔力。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她写过民国，写过奇幻，写过校园里的英俊少年，也写过童话里的公主骑士。也许你就会忍不住问，还有什么她不能写的？答案是，没有。

【三】

认识小墨，已经有近四年的时间。

以前我们的联系曾一度中断，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的，彼此又恢复了来往。就好像突然都不知道对方莫名其妙地消失去了哪里，然后又莫名其妙

地崭新地出现，我们竟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错觉，仿佛是以前的相识都不曾相识，直到那个时候才有了一个焕然全新的开始。

开始走近。开始了解。开始以心交心。

小墨是一个单纯而善良的姑娘。她说她总是不喜欢把问题考虑得太复杂，简简单单，比较容易快乐，不会自寻烦恼。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都这么想，但真能做到吗，却未必了。那么我们所喜欢的水阡墨是不是就能够很好地遵循这个定律呢？我不是她，我不能百分百地肯定。但至少我看到的，是一个积极乐观的小墨，她不会轻言败退，只安静踏实地在自己的城堡里写作，有非常非常多的快乐。

【 四 】

《蔷薇色尘埃》这部小说，小墨写得很用心。

花了很长的时间。

长到，某一天我发现《蔷薇色尘埃》的存在，而再某一天，都已经过了好几个月，它依然停留在全文的三分之一阶段。你们可不要觉得是小墨偷懒，为了度蜜月而荒废写作了哦，是因为小墨字字斟酌，句句推敲，用一种非常投入非常严谨的态度在编织这部小说，所以，才会有你们看到的，这样一个精彩感人的故事。

小墨很擅长描写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历过的青春，她就像能看穿人的内心的精灵，用她的方式表达着她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希望，并轻轻地唤醒你正在经历着或已经过去的记忆，从而得到共鸣。

也许我们未必有小说世界里那样大起大落的遭遇，但我们总有一些细碎的，相似的心情。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微笑，会感动，甚至会流泪，我们体会到小说里的那些曲折辗转，仿如经历第二次人生。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用心去看，就一定能感受得到。

我透露一下剧情吧，小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的：橘梗看着夏天的尾巴溜进泛黄的叶子里，觉得有点悲伤，不过没关系，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

看到这里，我有点释然，无论在过程当中经历了什么，愉快的，不愉快的，到最后，都没有终点。它给予我温暖的安慰，使我相信，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有终结，而我们只能努力地向前看，向前走。怀着一颗坚韧而美好的心。

都说，以手写心，辛辛苦苦塑造出来的角色，他们总是活在作者的思维里。

在某些方面，角色就是作者内心的真实写照。

所以，如果读懂了《蔷薇色尘埃》，相信你们多多少少会从中提炼出一个水阡墨，一个单纯乐观、积极善良的女孩子；一个安静的、谦虚的、勤勤恳恳勇于向上，不断完善着自己的女孩子——她一直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等待破茧成蝶。

【五】

蔷薇色，是一种怎样的颜色？

你看过了就会知道。

你看过了就会爱上。

语笑嫣然

2009年 夏

目录 | contents

001 蔷薇色的光芒/语笑嫣然

001 第一回

这么近都不能感觉到他的心和灵魂在哪里，那么他是不是愿意把它们交付于我，或者把我的心和灵魂带到他的世界里？

025 第二回

只是在那一瞬间，看到他的脆弱，于是疼惜便如眼镜蛇的毒牙扎在她的眼睛里，陷入皮肉，深入心脏，让她疼得喘不过气来，却想着，即使就这么为他死去也是好的。

047 第三回

这个世界上最伤人的往往是你觉得最无害的东西。

072 第四回

她给予的爱，是刚刚好捂着他的心，不足以沸腾，却持久地发热。

096 第五回

容易捕捉的是鸣蝉；青色的风和白色的云，却无处可寻。夏却是你唯一美丽的名字，如此动听。

120 第六回

于是，她心脏一抽一抽地疼，被打穿的地方始终不能愈合，也许根本不会有愈合的时候。爱情果真是穿肠毒草，是伤人的东西。

143 第七回

这首歌叫《蔷薇色尘埃》，是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很悲伤的故事，我觉得有点不吉利。

169 第八回

诸神作证，不管事世如何变迁，我安阳纯渊与叶橘梗不离不弃，共享余生。

196 第九回

爱情如果不会死掉，那么就让它苟延残喘地活着！

220 番外 橘色尘埃

230 薄荷双生（试读篇）



第一回

这么近都不能感觉到他的心和灵魂在哪里，那么他是不是愿意把它们交付于我，或者把我的心和灵魂带到他的世界里？

[1]

我们的距离有多远？

橘梗站在钢琴教室门口时，不自觉地这么想。

钢琴教室里传来断断续续的琴声。走廊里没有半个人，那琴声响起来格外突兀。她在门口停住脚，从透着光的门缝望进去，有些偷偷摸摸。

钢琴旁立着身材挺拔的男生，他低着头，很认真地给钢琴调音。不时有琴声响起来，他的脸上是那种一贯的淡然表情，让人有种不可侵犯的距离感。半晌，他像是满意了，熟练地弹了一小段曲子，这才起身压下琴盖。

她看到他的手指在黑白的琴键上来回飞舞，夕阳的金黄敲碎在指尖，滴滴答答的声音像落在玉盘里的珍珠，耳朵根本来不及捡。

记得一年前大一入学时，他就已经是那么出类拔萃了，他走到哪里都会有目光追随。他不爱说话，对人礼貌且疏远，戴着眼镜也不觉得呆，却多了几分优雅斯文。他的身体周围像围绕着一一种不可亵渎的气场，所以女生们顶多也只是议论他或者偷看他两眼。

橘梗对这个人充满了莫名的敬畏感，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她就像绷紧的弦，怕是再紧就要断掉。

她怕是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走到他身边。

但是她却很固执地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一点，只要再靠近他一

点点就好，只要她与他之间的距离再缩短一点点就好，哪怕是一厘米。在这么近的距离看他，大概只有两米远，她只要往前走两步就可以离他更近。这只是身体的距离，可心的距离要怎么才能靠近呢？课本里没有答案，老师也从没有教过。

她觉得有些灰心，手悄悄地握成拳，又松开，只觉得那些隐约的希冀也是多余的，好比镜花水月。

“橘梗，你别磨蹭了，你爸的催命连环CALL！”谭非在楼梯口大大咧咧地朝她喊。

空旷的走廊里一点点声音都能引起很夸张的回音，谭非的嗓门很大，顿时，静静的走廊被她的声音灌满。

他闻声抬起头正好遇见橘梗来不及收回的错愕的眼神。现在躲也来不及了，她只能硬着头皮冲他点点头，然后飞似的朝楼梯口跑去。

一直跑了很远，橘梗还能想到他狭长冷淡的眼，只是那么一个对视，她就胆战心惊地败下阵来。

橘梗整个晚上都如脑瘫了一般，在被玫瑰花刺第N次扎到的时候，谭非受不了地接过她手中的活说：“你今天怎么老是一副被雷劈过的样子，再扎下去你就变成刺猬了，一边去，我来包花。”

橘梗嘴上叫着“不用了，不用了”，却仍被学姐挤到了一边去。父亲一进门就看到坐在柜台前失魂落魄的橘梗。谭非将玫瑰花的枝叶剪得遍地皆是。倒也不是谭菲笨拙，她本身是个粗枝大叶的女生，一米七二的个子，硬声硬气不够温柔，下手也没个轻重。

“放下放下，谭非，你这不是修剪枝叶，你这是鞭尸！”

“嘿嘿，被我谭大小姐鞭过的尸也是世间难求的呢！”谭非抓抓短发，却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玫瑰花依旧被她凌虐得面目全非。好在用粉红色的玻璃纸层层叠叠地将花包好之后，在外面打个漂亮的丝带蝴蝶结，倒也不难看。

父亲招呼送花的男生将新进的花搬进店子，不大的又整洁的地方立刻被占满了，橘梗确实也顾不得为那个冷淡的眼神伤心，急忙挽起袖子帮忙收拾。父亲与送花的男生聊得很开心，临别时又慷慨地送了男生一束红玫瑰。谭非帮着用报纸将花包好，男生只觉得不好意思，一直挠着头道谢。

男生很高很瘦，微微弯着腰傻笑的样子倒也很亲切。

橘梗不自觉地又有些发愣，想起那个人微微弯腰调音的样子，心跳又不受控制地加速了。谭非的神经粗得像毛线，她只觉得橘梗是累了，于是夺过橘梗手中的扫帚说：“你怎么了啊，一点精神都没有。”

“嗯，可能天太热了。”

她随口掰了个理由，谭非倒也信了，还把空调调低了两度。时针正要指向十一，夜色被路灯染上温暖的橘色，橘梗有些困了，但还没到打烊的时间。玻璃门上的风铃突然撞到一起，接着传来一些乱乱的脚步声和男生交谈的声音。

[2]

橘梗一边喊着“欢迎光临”，一边揉着眼睛直起身，但是坐得太久了让她有些眩晕。

两个男生进了店子走到放盆栽植物的架子前，她以为自己看错了，揉了揉眼睛，有些发蒙，又揉了揉。她觉得心脏像被一只无名的手抓紧了。两个男生的交谈声仍不停地传过来。

“买文竹吧，还有那个宽叶子的叫什么，看起来也不错啊。”黎空说。

“仙人掌比较好养活。”安阳纯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另一只手随意地垂着。偶尔他还会用手托着下巴仔细地挑选盆栽，对友人说出来的话也很不客气，“你养的植物能活过一个月都是奇迹。”

“可是仙人掌很多刺。”黎空有些咬牙切齿，“你帮我给文竹浇水会死啊？”

“好啊，你帮我洗一个月的袜子。”

“你个恶魔，坐地起价啊？！”

“我又没强迫你。”

“哎哟，亲爱的你还是强迫我好了！”

平时看起来一副百毒不侵的学生会会长黎空和朋友在一起时也会说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话。安阳纯渊见怪不怪地拿起了一棵很小的仙人掌。那棵小仙人掌的形状像小鹿的触角，全身长了嫩黄的毛茸茸的刺，顶上长了红色的小仙人球，像戴了个小红帽。从侧面望过去，他依旧帅得一塌糊涂，下巴削尖，是标准的美人脸。

橘梗在心里微弱地挣扎着。安阳纯渊三两步走过来，乌黑的碎发垂在眉边，眼神很专注地盯着手上的盆栽。橘梗的嗅觉比常人敏感，明明是溢满各种花香的室内，他刚一靠近，身上清苦的松树香便游走在她的鼻腔间。

她紧张得手不知道往哪里放，只能拼命地咽口水。

“仙人掌盆栽多少钱？”

“不用钱。”

“啊？”安阳纯渊以为自己听错了，抬起头就看见了橘梗半月形的眼睛，瞳人黑如夜空。他微微吃惊了一下，然后嘴角抿起来说，“你在这里打工啊？”顿了顿他又说出了她的名字，“叶橘梗。”

“嗯，这是我家的店子。”她说。

“哦，这样。”他也没过多的话可以说，毕竟面前这个女生只是他的同班同学。见了面他也只是礼貌性地地点头，最多给对方一个算不上微笑的表情。黎空不情愿地挑了一盆仙人掌过来，见纯渊和女生打招呼，估计她是纯渊认识的同学之类的，于是收敛了笑容，摆出一副既冷淡又毫不在意的恶劣表情。

“两盆多少钱？”黎空已经开始掏钱包。

“不用钱。”橘梗略微地尴尬起来，一向不怎么伶俐的嘴巴也口吃起来，“其实这个不值钱，还是我种的……也不是多好……所以不用钱。”

黎空倒也不客气，把钱包又放回去，连道谢也很不诚恳。橘梗不等安阳纯渊拒绝，已经把盆栽放进盒子里，再装进塑料袋，这下他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微垂着漂亮的睫毛淡淡地道歉。两个人都没有多余的寒暄，安阳纯渊跟她说了声“再见”，便和黎空一前一后地出了店门。风铃声荡漾在风中，他不经意地回头看到花店上悬挂的原木色的招牌上那含蓄的四个字。

橘梗之夜。

店主果真是橘梗花的忠实拥护者，女儿与店铺都以此命名，

矫情得接近病态。

黎空一副讨了便宜的模样，一出门脸上裹着的冰层就融化了，笑容也有些不正经，他问：“你和那女生什么关系？我怎么没见过？”

“同班同学，连话都没说过。”他说的倒是实话。

“哈，那就是对你有意思，都不收你的钱。”黎空搭上纯渊的脖子，凑过去咬他的耳朵，“你也开窍一下啦，那个女生长得挺可爱的，看起来笨笨的也很好骗。”

纯渊拍开他的手，根本不领情。两个人登上去往淮山路的巴士，透过车玻璃，可以看到他们正在随意地交谈着。纯渊思考问题时习惯性地用右手捏下巴，两片薄嘴唇含蓄地抿着。

直到巴士从店门口驶过去，橘梗才挠挠头回到店里修剪花枝。

[3]

次日在教室门口遇见安阳纯渊，橘梗与他打了个照面，刚考虑要不要打招呼，他已经侧身走过去。

她顿了顿脚步，有些明白那些淡然的交集并算不上什么。下了课她就急着奔回店子去附近的医学院送花。她不住宿舍，和同学也不熟悉。有几个还算有交集的同学邀请她去唱歌，她不好意思地拒绝了，那些同学扫兴的眼神便肆无忌惮地射向她。

这一切都是预料之中的，她也不觉得受伤。

“橘梗之夜”的工作服是藏青色的长围裙，里面配着牛仔裤

和白衬衫。谭非总是能把工作服穿得像是晚礼服一样好看，几乎是男女通吃。可惜她已经是大四，马上就要准备实习和毕业论文之类的东西，离九月结束还有两天，谭非就不再来了。父亲也有点过度忧虑，总想找个漂亮的人来顶替谭非的位置。

“想什么呢？”谭非用手肘捣她。

“没什么。”虽然这么回答着，但橘梗还是叹了口气，将招聘信息贴到玻璃门上后，仰着头看着，没头没脑地说，“学姐，你要是考研究生就好了。”

橘梗仰着头看了很久，玻璃门上倒映出谭非有些悲伤的脸。她的心揪了一下，知道自己不应该说这么任性的挽留的话，于是便又微笑了。路边的槐树巨大的树冠和细碎的树影，落在她们的头顶。

“我工作了以后我们也可以经常见面的嘛。”

“嗯，我知道。”

“周末的时候我可以来帮忙的啊，而且不收钱，天天叔估计会开心死。”

“嗯，那你要经常过来啊。”

“你也多交几个朋友嘛，同学叫你聚餐唱歌或者联谊不要拒绝，你是二十岁，不是十二岁，不用每天都像乖宝宝一样按部就班，连酒吧都没去过。天天叔太变态了，每天把你关在花店里怎么去认识男孩子啊。”

“其实是我对那些事情不感兴趣。”橘梗想了想，“我老爸自己带着我过日子很不容易，而且在花店里待着我很开心啊。”

“知道啦，小管家婆。”

橘梗送上一个乖巧的笑容，她知道学姐对自己好，却也不好

说出扫她兴的话。恰好一个咖啡店的老板打电话订一百朵红玫瑰，路程并不是很远。橘梗把花装在手推车上沿着树荫慢慢地走。对于嗅觉太敏感的人来说，街上流窜的热风和花香掺杂在一起的味道并不是多好闻。她勉强把花送到咖啡店，又收了钱，出门的时候一阵头昏眼花，忍不住在咖啡店后面的小巷子找了个角落扶着墙吐了半晌。

她听见背后有异样的动静，还没回头，整个人就已经被狠狠地抱住了。来人力气不小，下手也没轻没重，橘梗觉得半条命都被撞飞了，手臂被反折到背后。

橘梗没遇见过这种突发事件，立刻吓傻了，勉强吐出的声音哆哆嗦嗦的，格外没出息：“你是谁啊你，快点放开我——放手啊——我要喊人了——”

身后的人没有说话，喉咙里却在笑，听在她的耳朵里格外毛骨悚然，还没等大脑从震惊中回过神，耳朵突然被恶作剧似的一咬。咬得并不是很疼，但这个动作却无疑是在她的身上放了把火。她一惊，索性崩溃地尖叫起来。

“放开我！放开我！”她吓得不清。

“喂，你——哎哟——他大爷的谁打我——”

橘梗摆脱了钳制，腿发软，整个人沿着墙跪下来。也只不过是发昏了几秒钟，她再回头就看到一个玲珑剔透的少年坐在地上，他面前站着的人穿着随意的白色短袖衫，银边的眼镜反着光，紧抿的唇和发红的脸透出了薄薄的怒气。

是安阳纯渊，得救了。

安阳纯渊三两步走过来，将橘梗从地上扶起来问：“你没事吧，能走吗？”

橘梗觉得懊恼，却也不怕了，很显然她的腿肚子还在打战，她说：“我没事，只是吓了一跳。”

其实根本不只是一跳那么简单，她简直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巷子里的光线暗了下去，那个罪魁祸首从地上站起来，用手背蹭了蹭嘴角的血，似乎是知道自己的恶作剧过火了，他耸了耸肩，但是嘴上却丝毫不留情，他讪笑着说：“喂，叶橘梗，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要是强奸犯，会一棍子打下去，哪能留着你一张小嘴乱吼乱叫的啊！”

橘梗听他的声音，觉得熟悉，却又想不起来。

男生看她迷茫的表情，就往前走两步让她看清楚。

满头细碎略长的金发落在光线中，像丝绸；记忆中他的五官总是透出一股灵秀，眉目如画；每天都笑嘻嘻的，看起来没心没肺的样子。橘梗以前闲着没事会数他牛仔裤上的洞，还会数他一天到底能睡几节课，他就坐在她右手边的位子，坐了三年，两个人之间的谈话却绝对不超过三百句。

“你——”橘梗瞪大眼睛，有些难以置信，“容青夏？！”

“嘿，我说呢，好歹我容青夏也是文扬高中的校草啊，三年来一直为了提高班级女生的审美水平而努力保持完美的出勤记录，你怎么能不记得我啊！”他抹了抹嘴角渗出来的血，又龇牙笑，冲着安阳纯渊努了努嘴，“你男朋友？”

橘梗这才记得安阳纯渊还在身边，一张脸猛地一下红了，说：“乱说什么呢，我同学。”

安阳纯渊站立着也不插话，容青夏倒也很识趣，冲他点点头，又对橘梗说：“怎么有老同学刚见面就吃拳头的，真衰啊，我还是快走吧，刚才把一只小白兔丢路边了。”